

# 黨訊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語錄

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個黨員，每一種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毛澤東

28

期 20-9-1969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線

本期 13 版

10 分

M.C.(P) 1011 B.N.

## 林清祥的背叛與我們的教訓

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在七月廿六日中支聯席會議上的講話

### 幾分鐘的見面

七月廿三日（星期三）、下午三點廿五分我在藥房，突然接到一個由樟宜監獄總監打給我的電話，說清祥要見我，要我當天下午五點，到樟宜監獄去會見清祥。我覺得很突然，於是，我問他「是不是今天啊」，他說「是」。我說：「是否可以帶其他人一起去？」他說：「不可以」，他已經和「內政部」協商好了，只允許我一個人去。起初，我稍為有一點猶疑不決，最後我說：「好，我五點到達。」

那天下午五點正，我到達樟宜監獄的大門，他們都已經事先準備好，所以我一到，很容易就進去了。我簽了一個名，正好是五點正，從一個獄官帶我上去二樓，說監獄總監要見我。那個「獄官」帶我到監獄「總監」的辦公室。但是，正當我要進去時，他却要我等一下，並帶我到另外一個客廳，約等了六到七分鐘之後，那個「獄官」再帶我到「總監」的辦公室。門一開，我就聽見笑聲和講話聲，但是，我聽不清楚，誰在講話？誰在笑？當我進去的時候，就看見清祥坐在那里邊。四方桌旁他一見我進去，就馬上把烟放下來，熄掉，坐得端端正正的。在他的右旁，有一個醫生，在他對面是監獄「總監」，我是坐在清祥的左邊，即那監獄「總監」的右邊。

過去，每當我會見清祥的時候，總是有說有笑，總是問候：「你好嗎？」總是打招呼。這次，開始時我以為他會和以往一樣，準備和我握手。但看看情形，氣氛却有不同。他的表情不是很敵視的，但也不是友誼的態度，好像很陌生的樣子。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坐下來的時候，馬上就問那個監獄「總監」：「你叫我來做什麼？」他馬上進行介紹，說那是魏醫生（板橋醫院「院長」）。我即問那個醫生來這邊做什麼？監獄「總監」很快就說：

「呵！他是碰巧在這邊的。」我也沒有進一步闖下去。我說：「你叫我來這裡做什麼？」「總監」說清祥要見我。但清祥馬上就說：「我並沒有說要見李醫生。（指紹祖同志）。總監說：「你不是說要交一封給李醫生嗎？」清祥說：「我已經把信交給你了。」這時候，「總監」把一封信交給清祥叫他自已把信交給我。於是，清祥接過信後就把它交給我。那封信是信的副本。信的第一句話寫着「紹祖先生」，我便覺得奇怪，為什麼寫「紹祖先生」呢？什麼時候他已經把我看成了先生？我再看信下面寫的是「清祥」兩個字，沒有「同志」這樣的字眼，或其他的好的稱呼！

我覺得有點稀奇，當我還沒有看那封信的內容時再問「總監」：「你為什麼要我從這麼遠的地方上來拿這封信？難道你不可以寄給我或叫人拿給我嗎？」他說：「呵！對不起！我再責問他，『為什麼你要撒謊？』，那監獄「總監」說『我沒有撒謊。』他總是推三推四，講了幾句沒有意思的話。接着當我看那封信的內容時我越看越惱怒，不知要講些什麼話才好，我看完之後，又和那「總監」吵。責問他：「為什麼要我來接這個東西，你不可以寄給我？或用另一個方法送給我嗎？」但是，他總是吞吞吐吐的，沒有真正清楚講出什麼話來，一直說：「對不起，沒有辦法。」我跟他吵了幾次之後，他就問清祥：「你還有什麼話要講嗎？」，清祥說：「沒有」。這時「總監」就告訴清祥說：「如果沒有話要說，你可以出去。」於是，清祥很快就站起來，走掉了。我在那里再逗留大約兩分鐘。我繼續和「總監」爭鬧，責問他為什麼要我從那麼遠的地方來接那封信，他無話以對，繼續向我道歉。講了幾句話過後，我便起來走了。那監獄「總監」好像很有禮貌的樣子，送我到樓梯。我走到監獄大門

，是時五點十五分。所以我在“總監”辦公室跟清祥見面的時間最多是七分鐘到八分鐘之間。在整個過程中，清祥沒對我講過一句話，他不過是對“總監”間接的回答我的問話而已。這就是我到樟宜監獄會見清祥的概況。

### 中委討論

當天，在還沒有上樟宜監牢之前，我曾在總部和中委同志交換過意見，討論為什麼清祥會要我上去見他？以及怎樣來應付這個問題？那天，正值《星洲日報》登載關於敵人將會有條件釋放一些政治被扣者的新聞。我們討論的結果，以為清祥可能是想和黨商量是否可以接受條件出獄的問題。於是中委最後決定：如果清祥提出關於接受條件出獄問題，我們將看看他到底要提出怎樣的問題來，並按照情況予以答覆。不過，我們總是有一個感想：擔心他對問題可能已經有了個決定，準備接受任何條件出獄；同時意圖詢問黨對於他準備接受條件出獄持何看法，如果我們同意，那麼，今後有人責怪或譴責他的行動時，他就把責任推給黨。我們心里有這樣一個想法，是因為我們事先知道清祥的政治立場已經嚴重地動搖了。雖然，我們沒有意料到事態發展得如此迅速但總是以為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從監獄回到總部後，中委同志又討論了清祥那封信里面所提出的論調。在討論中，我們認為反動派可能企圖要借刀殺人，讓我們公開發表那封信。這樣，就將整個問題推到我們身上，而反動派則不必發表什麼“文告”或者“聲明”就能達到他們的可恥目的了。我們也不清楚林清祥會在什麼時候出獄？因此，中委同志決定，不應首先公開發表清祥的信或者對此發表聲明，應候事態如何發展而定。譬如，反動派可能準備在所謂“國慶日”當天釋放他，或者在所謂“國慶日”之後，才釋放他。屆時，我們才針對事件發表聲明也未遲。同時，中委同志也認為應該在八月廿一日的中支聯席會議上，把清祥事件告訴支部同志。

### 決定發表聲明

但是，當我回到家之後，約其八點多鐘，突然有人打電話給我，說電視台已發表了林清祥的兩封信！我聽到了這消息後，即刻到朋友的家去看電視機，接着九點半我又重聽電台的新聞廣播。（按：隔天，清祥的信件也被刊於報章上。）事情發展到此地步，使我們前些時候所討論的那些情況已經不符合了。敵人不但公布了清祥的兩封信，而且也公布了清祥寫給李光耀的信件！既然整個問題已經被公開出來了，因此，黨什麼時候發表聲明的問題也已經解決了。也就是說，我們不得不迅速地發表聲明了。同一天晚上，就有

幾間報館打電話問我是否有接到林清祥的信？我總是說：“有接到；不過我們還在考慮和研究，明天或者后天我們會發表聲明。”當晚，我就起了一篇聲明稿，隔天給中委會討論。中委會同意並決定發表那篇聲明。這是清祥事件的簡單經過，和我們發表聲明的過程。

### 清祥墮落叛徒的過程

除此，我們也準備簡單的告訴大家一些關於清祥的本質問題。當然，我們不可能很詳細地談，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提示的。希望可以幫助同志們明白為什麼林清祥今天會叛變？早在“國民服役”問題以前林清祥在很多問題上跟我們有不同的意見。不過那些意見不是尖銳的，也不是重大的，既然如此，那些小毛病或不重要的不同意見，我就不需要提起。然而，後來在一些比較重大的問題上，我們是有不同意見的。

大家知道，1964年我們黨在“國民服役”問題上產生分裂。在黨分裂后的一段時期里，黨內的一些同志，因為受到當時控制黨中央的蔣清潭、高棋生等敵人代理人的欺詐，在“國民服役”問題上起了動搖。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那些受誤導的同志又逐步認識了自己的錯誤。部分受誤導的中委同志如太寶、王連丁同志就多次來找我。我們經過多次討論，他們差不多準備接受承認錯誤了。但是，恰巧，有兩次正當大家要搞好團結的時候，突然也傳來一些消息說什麼“有原則登記”是正確的！因此，有些同志又受到了影響，以為“有原則登記”是正確的。按那些話是從林清祥那里傳出來的。可能有同志要問這是否有證據呢？有的。不過，我以為同志們是會相信我的，我也不須要拿出這樣的證據。

1965年末，我們準備杯葛偽“國會”。但是，在未杯葛偽“國會”之前，敵人突然又搞出一個什麼“親蘇派”和“親北京派”毆打事件。這個事情的經過對清祥來說是一個打擊。過後，他被移往板橋醫院。在1967或1968年，清祥自己離開“RB”座一個時期。到了今年6月3日，清祥又自己要求離開RB座里的其他七位同志。他這次移開的情況比過去更加嚴重。他把電視機、打字機和所有的書本都當為自己的搬走（有些東西本來是同志們共有的）。他的衣服也全部搬走了。此舉就意味着他不準備再回去R·B座，同其他同志一起住了。他這樣做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已經知道獄中同志已經和他一刀兩斷，分清界綫了！監牢里面發生的許多事情，當然有一些在牢外的人可能略知少許，或完全不知道。事先我們是知道這些情況的，我們總是覺得情況越來越不妙，獄中同志和清祥劃清界綫，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不但同

他劃清界綫，同時還說他是一個叛徒。6月3日的那天，我們查明（同志們不須要問我們怎樣知道的，我將盡可能照我們所知道的情形告訴大家），R·B座的同志準備開一個聲討會，聲討林清祥。清祥知道這事情，所以便把所有的東西都移走了。因此，他沒有參加那個聲討大會。

後來，我們又聽到一些消息，知道了獄中同志在相當久以前就對清祥感到非常不滿了。獄中同志說他們調查的足夠清楚，早在1959年，當清祥還沒有和其他四個人（即兀哈耳、方水雙、普都查里、蒂凡那）發表那篇“聲明”之前（在李光耀的十二講里面也會提及），他就給李光耀一個答案：他準備放棄政治、準備離開星島到其他地方去。當然，一個人有時候是會犯錯誤的，如果過了一個時期沒有進一步墮落，大家是不須要特別去追究的。因為一個人有時犯錯誤，是不足為奇的。我相信大家也會以為清祥在1959年是犯了錯誤的。但是，獄中同志們又說：自從1965年、1967年和在今年的5月及其他時間里，曾經多次向敵人投降”（我用一些字眼，但這不是我提出來的），同時安照我們從各方面調查的一些反映：“清祥一路來都非常自私”，對待一切事情都是“私字當頭”，“損人利己”，“私字掛帥”，“毫不利人，專門利己”，還有說他“當面一套、反面一套、反革命兩套”、“他長期以來，在政治上死不悔改”，“基本上一貫來都是右傾的”，“在中蘇爭論的時候，他公開的支持蘇修”。在黨執行了正確的鬥爭路綫的一段時間后，他還是公開的反對黨的正確政策。這就是一段時期已經改變了的林清祥。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具體證據，我們還沒有機會得到，但是獄中同志已經說他們跟清祥的鬥爭“就是一個敵我的鬥爭”、“兩條路綫的鬥爭”。獄中同志說，清祥的背叛不是偶然的。他們跟林清祥劃清界綫，同時也“要求左翼把他永遠開除出去”！（這些不是我的字眼，而是獄中同志用的字眼）。當然，獄中同志對清祥是比較清楚的。今晚，同志們是來聽講的，所以，如果大家了解這些情況，將會帮助大家明白為什麼林清祥會叛變、會出賣黨、人民和解放鬥爭的利益了。

### 敵人陰謀

我很簡單的把我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告訴大家。當然還有其他情況，沒有可能詳細的跟大家談。過后，如果同志們要問，我會盡可能向大家解答的。今天，如果大家會注意，敵人已經把清祥問題例為頭條新聞。太空人到月球却變成第三、第四條新聞了。所以，看起來，敵人是特別安排好，在月球新聞較少的那一天，把清祥事件加以公布的。現在回顧一下，我到樟宜監獄會清祥是上了敵人的當。

反動派特別引誘我上去的陰謀是要允許他們在那天就把新聞放出，製造反動輿論。因此，報館先生們是很注意我們的態度，他們一直追問黨是否有發表聲明？當我們通知他們前來拿聲明時，他們很快地就來拿。這和過去不同，過去都要我們自己把聲明送去報館。但是儘管他們拿了我們的聲明，在報上所看見的也只是兩三句話。海峽時報只登兩個字：“叛徒”，東方日報登得多些；南洋商報一句話也沒登，星洲日報不知道是否害怕，也只登了幾句話。我相信報館完全是受到敵人壓制的，那些大報館也特別利用這個機會寫社論，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攻擊我們，說什麼我們的“所謂領袖”倒下去了，什麼“密陀律集團的最后一天”，什麼“完蛋了”，“沒有用了”等等。敵人總是想要在這個問題上苦心製造新聞，企圖打擊我們的同志們。因為敵人知道一路來我們的同志們，可以說幾乎每一個人對林清祥有非常好的印象，一路來都非常尊敬他。在這次事件的之前，可能一些同志不知他的事；不過儘管知道一些，我們還是尊敬他的，希望他可以在最后一分鐘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如果清祥這樣的話，當然很好。而在過去一些人是不知道有關清祥的事情的，其實他們也不須要知道。如果他們須要知道的話，當然我就會告訴他們。我們的中委同志也不一定每一個人都知道一切，總之，我們希望一些已經看得見的、不好的可能發生的事情不會發生。

### 出國不是違反原則

這裡，我也想跟大家談談關於政治被扣者出國及六個條件的問題。在盧大通去英國的時候，我們黨曾發表了一篇聲明。有一、二位同志特別向中央提出批評，說盧大通出國是違反原則的了。聽說在牢外的一些政治被扣者家屬也以為盧大通出國是一種背叛。既然有同志批評，我們就不得不對這個出國問題特別地進行研究從那時開始我們就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在中委會討論了十多次。大概在一個月前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認為出國沒有違反原則，也不是背叛。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如果有人說出國是違反了馬來亞是我們的國家這概念的話，我們要提醒大家，在任何一個敵人控制國家政權的條件下，都有很多同志不可避免的，留在國外進行他們的鬥爭。以我們的馬來亞來說，有很多愛國志士今天是被迫留在外國的，如馬來亞解放同盟，就是被迫留在國外的。如果提到別的國家的歷史，則有中國的孫中山，他是被迫留在國外一個長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代表大會也會在莫斯科舉行。如果提到蘇聯偉大的列寧，他也是被迫留在國外十多年的，到最后革命的前幾個月才回國內。因此，談到到國外去這個問題，我們以為沒有違反什麼原則。這是因為具體條件使到那些愛國志士不能留在國

內進行工作和鬥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要離開自己的國家進行他們的鬥爭了，這是環境所迫的。

### “坐穿牢底”是“左”傾

我們現在繼續討論有關怎樣避免越來越多人從監牢出來上電視發表聲明這個問題。自從1963年大逮捕後，敵人還是不斷的陸續抓人，常常有大批人被逮捕。從1963年到現在，最少有超過一百多人，上電視發表聲明。反動派的“政協會”的會員好像是越來越多的樣子。今天，我們還有許多同志在監牢里堅持鬥爭。我們怎樣避免有人再上電視發表聲明呢？不管聲明是類似林清祥寫信的方式也好，或其他方式也好，都是公開聲明。一路來，我們的立場都是堅持要求無條件釋放政治被扣者的。我們黨所發表的聲明也都是這樣寫的。

過去，我們時常以“坐穿牢底”這個口號來鼓勵監牢的同志堅持鬥爭，如果我們是這樣的理解，“坐穿牢底”這句口號那是很好的。這會武裝同志們的頭腦，使同志不怕敵人逮捕，不害怕坐牢，在敵人的牢獄里同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堅持鬥爭，要敵人無條件釋放。

不過“坐穿牢底”這個口號也被一些同志誤解了，他們以為凡是被敵人逮捕了，就不能同敵人作任何妥協，一定要完全無條件釋放，有條件出獄，就是出賣，就是叛徒，應該受到譴責。因此，有的同志在思想上就有很大的負擔，可能以為在鬥爭中，他是不可以作任何妥協的，如果是有條件出獄就要遭到譴責。這樣的結果，有可能使一些在思想上不很強的人走上極端，干脆上電視發表聲明，以求出獄。這樣的客觀後果，就導致鬥爭遭到更大的打擊，也就是說，提出“坐穿牢底”的過“左”的要求，最終是導至右的結果。

因此我們認為“坐穿牢底”的口號在目前的具體情況下，是“左”傾，是形“左”實右！

### 什麼是違反原則？

我們知道，有足夠現實證明，在監牢里有很多同志是可以堅持鬥爭的，他們在敵人的各種法西斯迫害下，把監牢的鬥爭堅持下去。我們堅決地、完全地支持這種革命精神。但是如果在監牢堅持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後，一些同志可能會想敵人是可能不會允許他們得到無條件釋放。敵人方面是盡可能的迫害，要被拘者上電視和發表公開聲明，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在同志堅持鬥爭的情況下，敵人可能會看見同志們是絕對不會被壓上電視發表聲明的。在兩方面強硬堅持的情況下，有可能兩方面都要做某些妥協了。以我們左翼而來說，如果妥協是有原則的，那麼，我們就會同意這樣的妥協。我們的原則是什麼呢？我們的原則是不能損害到整個革命運動、整個反帝鬥爭和人民的利益。這就是我們的原則。那麼從監牢釋放出來，有什麼行動會損

害革命運動、反帝鬥爭和人民的利益呢？也就是什麼行動是違反我們的原則呢？我們以為違反原則是：(一)上電視；(二)發表聲明；(三)參加他們的協會或者類似的行動。這三個行動是企圖打擊我們的鬥爭，製造模糊和混亂，打擊一些人對鬥爭的信心，從而使人們放棄鬥爭。所以，這三個行動都是對我們的鬥爭不利的，是絕對不應該做的。

好了，既然違反原則的三個行動是絕對不能做的，那麼什麼是可以接受的呢？我以為出國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像盧大通所做的一樣。他沒有發表聲明、沒有上電視。他去英國，他招待記者會談，我們在報章看到的報導是被斷章取義和歪曲的。後來，我也聽到盧大通在英國有進一步地暴露傀儡政權的怎樣的迫害我們牢房的同志的罪行。所以，如果沒有發表聲明、上電視而到國外去，這就是有原則的妥協。事實說明，在具體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有時候，我們是可以接受有原則的妥協。

還有什麼行動是沒有危害到整個革命運動、鬥爭和人民利益的，而是可以為我們所接受的呢？我們以為所謂“六個條件”是可以接受的。根據同志們反映，外面有人說我們以“六個條件”，什麼號召獄中同志投降，什麼號召同志們放棄鬥爭等言論。這完全是歪曲了我們的談話！

### “六個條件”

我們對“六個條件”的態度並沒有意味着放棄鬥爭。相反的，我們的所謂“六個條件”的態度實在是意味着堅持鬥爭！如果不堅持鬥爭，那麼，敵人看見被拘者腳軟，就一定壓被拘者上電視！所以，如果要有，“六個條件”的情況下出獄就是意味着我們必須堅持鬥爭，爭取無條件釋放！在爭取無條件釋放的過程中，方有可能出現“六個條件”和有原則接受條件的情況。據《民報》所報導的那“六個條件”是：不能出國；不能和前被扣者來往；不能更換居住地方；不能參加政黨、不能參加工會。

不能參加團體；夜間必須在家；按時報到。這六個條件基本上是可以歸納為四個。

這“六個條件”有兩個是重要的：(一)不能參加政黨、工會、或團體；(二)去報到的問題，好像兩個星期報到一次。關於不能參加活動的，我們要分清兩種不同的放棄政治。一種是自己告訴敵人，要放棄政治，今后不要搞政治了，好像叛徒林清祥所做的一樣。另一種是敵人強加在我們頭上的，不准我們搞政治。老實說如果撇開自己公開告訴敵人，不要搞政治之外，其他的就不是真正的不搞政治！我談的是敵人強加在我們頭上的所謂不搞政治。如果有人接受“六個條件”出來而真的不搞政治的話，那麼，那個人監牢也好，在監牢外也好，他根本就不會同敵人作鬥爭。但是如果那個人是有志氣的，仍舊堅持他的信仰，真正地心里不放棄信仰和理

想的話，我不相信那個人會真正的放棄政治。可能那人是不能公開成爲黨員，當中央執委或團體的主席、祕書等職位。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如果一個人要搞政治，他可以通過很多方式去進行。因此，我們說“六個條件”在我們的腦海里沒有意味着我們真正完全放棄政治。也就是說，敵人強加在我們頭上，這是敵人的事，我們沒有以爲須要按照敵人所壓下來的一切形式去做。所以關於放棄政治的問題，是完全要看那個人怎樣去處理而定。如果處理得好，基本上應該不會對運動有什麼損失。

至於兩個星期去報到一次的問題，這點關鍵也要看我們怎樣處理。如果敵人耍我們一個星期、一個月或兩個月去報到一次，每一次我們都跟他們談天，嘻嘻哈哈的，顯然這基本上是沒有分清敵我的。但是，如果處理得好，去報到簽了名就走，我看不出這個怎樣會違反原則。

所以談到我們的原則，這是要看看怎樣處理。如果我們要避免今后越來越多被拘者上電視，發表聲明的話，有時候就要進行有原則的妥協。我們對“六個條件”的態度完完全全是爲着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也爲着幫助被拘者本身，老實說在我們討論“出國及六個條件”的問題時，我的腦海里是有清祥做爲對象的，想要幫助清祥，使他不要上電視或發表聲明，這是因爲我已經聽到一些消息，並已預料到種種可能性的發生。如果我們可以避免這些壞事發生，對我們的工作是會有幫助的。

#### 林清祥叛變的教訓

林清祥事件的發生給予我們一個教訓，是：我們不應該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在理論上大家都知道，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我們一路來都以爲要集體領導、集體討論。這就是說，我們是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處理我們的工作，雖然我們不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真正的實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我們把過高的希望寄托在一個人的身上，那麼，一旦那個人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堅強，這就會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打擊。今年就有兩個例子：第一是盧大通，我們把他捧得很高，說什麼學習英雄盧大通。後來他出國了，很多人都覺得失望。這就是黨中央方面的偏差把一個還未受到足夠考驗的人提得太高，這是不應該的。第二是，林清祥，過去他實實在在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而實在的他是足够的實踐，使人尊敬。但他的思想，是不够強的，他常常是搖擺不定的，很容易受到各種情況的影響。今天他已經墮落到準備跟敵人一齊走了，他已經變了。這就告訴我們，不應該把一個人提得太高。如果我們把一個人提得太高，那麼，一旦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那就一定會對我們的思想、心理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以爲清祥叛變這個問題，也有給我們很好的，具體的證據，證明我們對“六個條件”的態度是正確的，而不是正如一些人在外面所製造謠言，說什麼我們有意要求監牢同志放棄鬥爭和投降。這樣的謠言，完全不符合黨對“六個條件”的態度的精神實質。我們是完全地希望同志們在獄中繼續堅持鬥爭下去的。而只有堅持鬥爭，才可能在敵人的壓迫之下，得到沒有放棄原則的條件釋放。我們只希望把今天黨對“六個條件”的看法和態度放在監牢同志面前，幫忙同志們考慮問題和決定問題。最后的決定還是獄中同志本身，我們是不能替他們作決定的。黨這樣做是希望會避免越來越多的人上電視發表聲明，是爲着左翼運動的利益，也爲着干部本身。最后，林清祥事件還給了我們另一個很好的教訓。這就是：我們每一位同志必定要繼續很好的武裝自己的思想。清祥的墮落就是因爲他的思想不够武裝，在敵人的壓迫下站不穩，最后背叛了人民事業。我希望同志們必須真正的、認真的學習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結合到馬來亞的具體情況來應用。

關於那“六個條件”問題，今天敵人又重新把它提出來。當然這是因爲我們已經表明了黨的看法和態度，敵人是想在所謂“國慶”耍弄他們的所謂“大赦”表示他們的所謂“寬懷”、“民主”等等。目前，在李光耀傀儡集團大搞所謂“國慶”的時候，我們對“六個條件”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我們討論后所得到的看法是：今天這樣的情況下和平時的“六個條件”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李光耀集團是要耍弄他們的所謂“民主”的話，他們應該干脆的無條件的釋放所有政治被扣者。我們說今天敵人搞出來的“六個條件”，就是想利用被釋放出來的人幫忙他們進行反革命宣傳，撈取一些政治資本。所以在這個所謂“國慶”的時期里接受“六個條件”是不恰當的。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表明了態度，獄中同志可能不會知道或者有所誤解。不過，盡管怎樣，在今天所謂“國慶”和“開埠150年紀念”時期，反動派談什麼接受“六個條件”釋放政治被扣者，這是完完全全騙人的。

# 關於統一問題和黨員代表大會

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在八月十七日中支聯席會議上的講話

親愛的同志們：

今晚中央召集這個會議是個重要的會議。我們要跟大家討論一個關係到我們整個黨的團結和前途的重大問題。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們做一些記錄，帶回去支部和同志們討論。我們也希望同志們能認真的、嚴肅的看待和處理這個問題。

中央以為這是支部每位同志，每個有交四塊錢黨捐作為黨員的同志都有權利知道和決定的關係我們整個黨的前途的問題。因此，黨中央有必要把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告訴同志們，讓大家都事先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思考和討論。

我們要跟同志們討論的那個重要問題，就是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問題。雖然我們也知道目前有些支部的同志對“六個條件”問題和林清祥背叛事件存在着不同意見，但我們以為這不是和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同等的問題，而最重要的是統一的問題。同時統一問題是跟我們的代表大會有密切關係的。本來中央是準備在五月初就召開黨員代表大會的，可惜的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困難不能克服，不得不將代表大會拖延到六月、七月，後來又拖到八月，現在中央是準備進一步的把代表大會展期。今晚中央要告訴大家的就是為什麼中央要展期召開黨員代表大會？同時在黨代表大會前，中央要求支部同志作些什麼？中央又準備要做些什麼？允許大家有機會去考慮這個問題，以便大家對黨的整個前途作一點貢獻，為整個鬥爭的利益提出一些寶貴的意見。

## 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是個基本問題

我要強調的是，統一問題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可是目前外間有各種謠言，好像“金銀業”和某些人說我們這篇統一問題文章是什麼“毒草”當然他們可以有他們的看法（反對我們的人不會同我們有一致看法的）。我們說這篇統一的文章是很好的文章。我們希望今后同志們能夠很認真的重看、重研究統一的問題。因為這篇文章是基於我們黨的立場、黨的鬥爭目標，黨的綱領和我們整個鬥爭的大方向提出來的。也就是說，是基於我們的基本原則所提出的。所以，如果說在統一的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和分歧的話，這基本上不是什麼單純意見的不同，而是基本觀點和立場的不同，基本目標和大方向的不同。所以整個問題是基本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小小的不同意見的問題。這是我要強調的第一點。

第二點重要性就是，統一問題會影響到今后整

個黨的工作，如果我們不要統一作為我們今后的一些鬥爭的中心內容的話，整個工作重點就可能不知道要放在那里了。同時，沒有這個工作作指南，黨也可能會有走錯方向的危險。

第三點重要性就是我們的黨員代表大會即將到來。統一問題是黨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書的最主要的部分。那麼，政治報告書，包括統一問題會被通過與否？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 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和代表大會的關係

自從6月20日黨中央在黨訊上發表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問題的文章之後，中央跟支部同志進行過最少五次至六次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中央已盡可能的對同志所提出來的疑問和不同觀點作解釋。中央也把7月18日的解釋，以書面印發給同志們作進一步研究。雖然中央作了這些努力，然而大多數同志還是不同意中央所提出來的統一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面對一個相當嚴重的局面。如果大家是對一個不重要的問題，非基本的問題，非原則性的問題，不是基於我們黨的立場的問題有不同意見的話，那麼這是不重要的，不成問題的。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一段時間，直至大家意見一致為止。舉個簡單例子來說，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說“坐穿牢底”是“左”傾的。既然是這樣，我是準備為我的看法進行辯護，盡我的可能去說服同志。這是可以延一段時間的，因為大家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是不太重要的，這不會影響我們今后的工作，也不會影響黨的基本原則和鬥爭目標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不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暫時保留繼續討論。

但是，統一的問題就完全不同了。今天相當多的同志不同意中央提出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問題，這反映了我們的同志不夠認真的注意和重視統一問題或者看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過，儘管統一這是這麼重要的、迫切的、基本的問題，如果不是黨員代表將要來臨的話，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討論，討論到大家同意，討論到一切疑問都被解決了。我相信通過一兩個月或者更多時間的討論，應該是可以解決有關基本問題的。但是，我們的黨員代表大會就要召開，這就出現不同的情況了。當然，黨內爭論問題是思想鬥爭的表現，而思想鬥爭在任何時候都是對我們的事業有利的。因為這會使我們提高認識，使我們對一些基本問題能達至共同的

看法，也會使我們重新檢討過去的一些看法和觀點，以糾正錯誤。但是，今天我們的問題是統一的問題，它不但是基本的、原則性的，同時也是時間性的迫切問題，統一問題既然是個又重要的、又原則性、又迫切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就要考慮它在黨員代表大會里是否會被通過的問題。

### 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政治報告書的主要內容

有些同志可能會問：黨員代表大會通過政治報告書是否意味着一定要通過統一的問題呢？中央覺得，統一問題是整份報告書的主要部分，它佔了整份政治報告書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版位，同時整份政治報告書的分析是環繞着敵人的分而治之和統一問題的。報告書也擬定了統一問題作為我們今后的主要工作內容。如果我們把整份政治報告書的主要內容抽出來的話，報告書就有一個大洞。我們用什麼來代替它呢？今后的工作內容及工作重點又是什麼呢？所以中央以為如果把統一問題從政治報告書抽出來，那麼報告書基本上就不能成為一份真正完整的報告書了。

可能有些同志會問：政治報告書是不許讓同志們批評的嗎？黨代表不可以指出他們以為不對的地方嗎？我們說可以，完全可以。我們提出政治報告書也意味着要同志們提出批評。譬如政治報告書的某一些字眼，詞句或者類似這樣的東西，寫得不大恰當、不大好，又會使一些同志模糊，產生誤會，當然我們應該修改、補充，用一些正確的詞句或字眼來代替，使同志們都能理解和接受。如果政治報告書有一些不正確的觀點，當然，那些不正確的觀點就必須提出來加以修改。如果文章有矛盾，也應該把矛盾予以解決，使整篇文章沒有矛盾。如果我們有一個概念是好的、正確的，但是有一些同志以為有另一個概念是更好更正確的話，也應該拿來代替和補充進去我們當然應該接受這樣的批評。這樣做會使整份政治報告書更正確，更完整，更完好。如果同志們以為政治報告書漏掉了一些重要的問題，須要補進去，我們也是應該加以補充的。儘管有一些正確的看法、觀點、概念，因為多數同志們暫時不能同意，（譬如“坐穿牢底”是“左”傾這個觀點，多數同志不同意列為“左”傾的例子）我們也是可以考慮刪掉那個例子的。

但是，如果那個問題的建議或概念是重要的，是正確的，是基本的，同時也是很迫切的，而一些同志不同意這份政治報告書里的正確的、基本的意見的話，那麼情況就有所不同。我們就要以不同的態度來看待和處理了。這種不同意見就是基本的觀點不同，也是基本立場的不同。

我們的政治報告書是包括統一問題的，雖然，它是由黨主席一個人起草的，然而大家應該知道，所

有重要文章都是通過我們中委同志的同意之後，才提出來的。這份政治報告書也是得到中委同志一致的同意和支持才提出來的。我要強調，總的來說，一份政治報告書是代表整個黨的基本觀點、立場的。如果這份政治報告書不能在黨員代表大會上通過，就意味着有兩個可能性。一種可能性就是，那份政治報告書的觀點不是基本的，不是維護黨的立場的，是完全錯誤的。另一種可能性就是，那份政治報告書的觀點是基本的，完全正確的，是黨代表大會的決定屬於錯誤。這是一個問題的兩種可能性。我們也應該明白，儘管一些同志可能不同意政治報告書的寫法，在基本的問題上，全黨不應該有不同觀點的。假如有不同的基本觀點，那就有很大的毛病了。在這樣情況下，黨就要面對一個危機！這就是我們所要搞清楚的一個重大問題。

### 報告書通不過的必然后果

目前黨中央委員會，除了黨員代表大會或者特別代表大會之外，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因此通常來說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切看法和決定，是代表各支部和全黨的。但是黨的最高決定機關還是黨員代表大會。黨員代表大會的代表是由每一個支部黨員推選出來的。黨員代表大會上的任何表決，可以說都是代表着支部黨員的意見。因此，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任何一項議決都是決定性的行動。一般來說，少數要服從多數。如果有少數代表不同意代表大會的決定而他們以為那個決定不是嚴重的原則性問題，那麼，他們是可以暫時保留自己的意見。但是，他們必須接受和服從大多數代表的意見和決定，以大多數代表的決定進行工作。這是我們黨的具體情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如果少數以為問題是原則性的，因此不能接受大多數的意見，和決定，那麼少數就不得不要辭職了！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個重要問題，因為目前黨中委會提出的統一問題，是政治報告書的重要部份；整份政治報告書是黨中委會一致同意的。我們大家都以為統一是基本的，原則性的，正確的。因此，如果黨員代表大會否決了中委會一致同意的政治報告書，那就是推翻了黨中委會的決定，也是在這個問題上對黨中委會表示不信任。既然統一問題是關係到黨的基本原則、立場的問題，黨中央因為要維護黨的基本原則和立場，不得不辭職了。這是基本原則立場不被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黨代表大會必須選出一個新的，同意執行那個黨員代表大會的決定的中央委員會以執行黨的工作。當然，今天我們不以為我們的支部或有一個集團想推翻黨中央。不過，一旦政治報告書不被黨代表大會所通過，其結果就是黨中委會不得不辭職。在這樣的情況下，黨就會面對一個黨內

危機。我們認為黨中央有必要，同時也是有責任，事先告訴黨內同志這個問題和可能出現的危機的嚴重性，讓同志們百倍重視這個問題，認真的來考慮這個問題。

### 有別的途徑嗎？

可能有一些同志會問，難道沒有其他的辦法可行，一定要採取辭職的辦法嗎？剛才我已經提過，是不是可以從政治報告書抽出統一問題，把它擱下來，而通過一個將統一問題被刪掉的政治報告書呢？如果我們這樣做，這將是個大笑話，因為統一問題是我們整分政治報告書的重大問題和主要部分，所以其他的辦法是行不通的。

有些同志可能會問：是否可以把統一問題暫擱下來，讓同志們繼續進行討論，等到同志們同意之后再召開一個黨員特別代表大會來通過呢？假如我們這樣做，我們就要考慮到另外一個由此產生的問題，就是，我們把統一問題擱下來到什麼時候？六個月、一年、兩年或者可能更長的時間呢？如果說要把目前的黨員代表大會展期，那麼，黨員代表大會是否要跟着拖延到那個時候召開呢？總之，從那一方面來看，都行不通的。

又有一些同志可能會問，中委會不能夠繼續做下去嗎？如果中委會所提出來的重要概念、觀點和原則性問題被同志們所拒絕，中委繼續留下來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的組織也是這樣處理問題的。讓我提出二個不同的情況：第一，就是執政者要繼續控制國家政權不讓對方或反對者控制國家的政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要以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反對的人士，以保持他們的政權。因為那是關係到政權的問題，絕不能讓政權落入敵對階級的手里的問題。但是，我們不是一個掌握政權的政黨，同時我們的問題是一個黨內的問題，我們應該按照民主的方法來處理和解決。第二是爭論一個不重要的問題，中委當然是可以也應該繼續保留下來。但是，統一是一個重要的、基本的原則問題，我們一定要為着這個基本原則問題而爭。如果這個基本的原則問題不能被同志所接受，而我們又不能夠接受同志們所提出的觀點，那麼，中央執行委員會只有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讓黨員代表大會做決定了。不過儘管怎麼樣，如果黨員代表大會否決了政治報告書，這就意味着在統一問題上，對黨中委，或至少是對黨主席的不信任。黨領導在重要問題上得不到支部同志們的信任和支持，還有可能繼續任職工作下去嗎？沒有可能。

### 中央委員會決定展期大表大會

為着慎重處理這個重大問題，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經過一連四、五次的討論后，認為這是一個關係

到黨的前途的重要問題，我們有必要把問題擺在同志們的面前，允許每一個同志們知道真正的情況是什麼？讓全黨同志共同來決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晚特別召開這個會議的原因了。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中央也考慮到有可能一些同志會誤以為中央這樣做是在對同志們進行威脅，要同志們一定要同意和通過中央的政治報告書。雖然有這樣的可能性，我們在考慮了之后，認為比較好的還是將問題的嚴重性擺在同志們面前。這是全黨同志都有權利知道和應該知道的重要事情。如果有同志誤以為我們是進行所謂“威脅”的話，我們老實地告訴大家，我們沒有這樣的意思。

黨中央委員會深深的感覺到一旦政治報告書被否決，黨就會出現一個危機的局面。這是我們全黨同志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因此，黨中委會認為有必要到支部去和同志們進一步解釋和討論，希望能解除同志們的誤會，使我們全黨取得一致的看法和意見。所以，中央決定到支部進行有計劃性的訪問。這項工作是須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的。於是，黨中央委員會已經正式決定將黨員代表大會延展七個星期（即八月十七日展到十月五日）。黨中央希望通過七個星期的時間和支部同志們討論、解決，或者部份解決同志們的疑問和誤會。不過，在中央還沒有訪問支部之前，我們要求同志們有必要重新研究和討論第25期黨訊刊登的文章如果大家同意，那麼，我們將把統一問題作為今后全黨的工作重點。黨中央也以為如果有需要的話，在黨員代表大會之前和工會、校友會及人民黨分別討論統一問題。不過，歸根到底整個問題是由同志們做決定的。

黨中央已經把問題很清楚向同們說明了。我們希望同志們明白和給予重視，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夠解決，黨就會面臨一個危機。我相信這是每一個同志都想避免的局面。過去，在“國民服役”問題上，我們黨曾經有過一次黨內危機。我們不想再來一次那樣的危機。那時，因為有一些敵人代理人在黨總部搗亂而造成一些中委不同意我們的正確看法。當時，我們在總部召集所有職員進行討論，可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後來，我們也召集支部一些同志到總部進行討論。但是，仍舊不能夠解決問題。接着，我們就到支部去訪問，當訪問了十三個支部之后，敵人迫不及待地就宣布“國民服役登記”了。我們的訪問工作就因此不能夠繼續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有些中委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以黨主席的身份舉行記者招待會，號召人民抵制“國民服役”。但是那些受誤導而反對我們的同志受了敵人的挑撥，特別召開了一個特別黨員代表大會來推翻我的號召。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其他辦法了，不得不宣布辭職。今天，我們不預料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不過我們覺得支部有很多同志還不大了解這個問題，因此如果還是基於他們所提出來



那些我們以為不正確的觀點來代表同志們的意見或決定的話，我們就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困難。在很短的時間內可能同志們會覺得很難接受我們的看法，因此中央準備到支部去，比較解細地和支部同志們討論這問題，我們要求同志們在中央訪問之前能夠很好的重新研究馬來亞重歸統一問題。

### 越來越分治的局勢

現在，我想跟大家談一些有關統一問題。我們黨成立八年了。從1961年成立以來，我們黨就提出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但是，起先，在我們的思想里，很大程度還是注重星島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說，我們有着星加坡地方主義的思想傾向。所以在很多問題上，我們都把視線放在星島。也就是因為這樣過去我們犯了相當多的錯誤。自從1961年到現在我們黨取得了相當多成就。我們黨得到那些成就呢？在黨慶特刊里，我們已經談過了。我們的成就包括在許多方面暴露了敵人的法西斯殘暴統治、暴露了假“星加坡獨立”和“馬來西亞”的反動國家意識，暴露了敵人怎樣殘暴的鎮壓人民的鬥爭，暴露了英軍的假“撤退”。我們向人民灌輸了馬來亞概念，也進行了反“三害鬥爭”等等。我們黨也堅決執行和捍衛正確路線，展開群眾鬥爭。我們黨也積極地宣揚毛澤東思想，使越來越多的群眾具有敢於鬥爭的精神。儘管我們做了這許多工作，然而我們還是面對着許多困難，因為，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敵人還是相當強大的，目前它還是統治着我們，以相對強大的暴力機器鎮壓我們的鬥爭。

儘管我們有成就，然而，我們也不妨自問一下，我們在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工作中，有什麼具體的進展？今天除了部份人之外，在我們黨內和黨外都一致的說要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不是好像過去陳辛所要的所謂“爭取星加坡的真正完整獨立”。在這方面我們實在是做了一些具體的工作，尤其是在貫輸馬來亞國家概念的工作，更是不能忽視的。這是相當重要的工作。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因為敵人的反動宣傳和鎮壓和分而治之的結果，很多群眾，尤其是那些在學校唸書的，包括那些被徵調充當傀儡兵的群眾，日益被所謂“新加坡人的概念”所模糊。今后，拉曼拉查傀儡集團的政策也是必然傾全力地貫輸“馬來西亞國家概念”的。

雖然我們也通過文章、聲明、報紙等形式盡可能向人民宣傳貫輸馬來亞國家概念，但是，經過八年鬥爭之後，客觀的、具體的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敵人把星島和馬來亞大陸越隔越遠，“分治”越來越嚴重。敵人搞的所謂“馬來西亞”和所謂“星加坡

共和國”，按他們的願望，是企圖永遠保留現狀。目前所看見的情況，一點也沒有什麼跡象顯示出敵人控制下的星加坡島會跟馬來亞大陸進行什麼“合而治之”。有些同志擔心敵人會搞所謂“合而治之”。我以為這些擔心，在目前來說，是多餘的，不須要的。當然敵人會要各種各樣的統治形式，不過即使敵人把星島同馬來亞大陸“合併起來”也不是什麼“合而治之”，而是馬來亞的重歸為一體。我們的馬來亞原本是一個整體，我們不應該以“合而治之”的字眼來形容這樣的復歸原狀。因為在馬來亞的情況，“合而治之”的字眼，可能製造錯誤的印象，以為星島和馬來亞大陸本來就是兩個國家，那是很有錯誤性的。讓我們的頭腦清醒些：今天，馬來亞局勢的整個趨向越來越分治，一點也沒有趨向所謂“合併”！敵人不會方便我們的鬥爭。他們所要搞的是“分而治之”。這是我特別強調的。

所以，既然今天整個具體的客觀局勢是“分而治之”，那麼，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盡一切可能來反對敵人所搞的“分而治之”的陰謀，在這樣的情況下，黨提出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是一個積極反對敵人“分治”勾當的一個行動，是配合我們整個解放鬥爭的。

### 馬來亞重歸統一是符合局勢的需要

可能有一些同志會問：中央所提出的統一為什麼說是正確的呢？黨中央所提出的統一是基於我們黨的立場、黨章、鬥爭目標和黨的綱領的（雖然沒有以文字寫出來），也是完全配合反對敵人的“分治”陰謀和整個反帝鬥爭的大方向，是符合人民的基本利益，符合今天整個局勢發展的須要。所以爭取統一不是一個隨意提出來的簡單的問題，相反的，是針對整個局勢的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而提出來的，是對帝國主義分治的一個具體解決的辦法。我們要統一，因為統一是針對目前敵人搞“分而治之”政策的對策。李光耀傀儡會說，他過去犯了錯誤。李光耀所說的“錯誤”是什麼呢？就是說，他過去怎樣以為“馬來西亞”是比較有利的，但今天又以為那是錯誤的，行不通的，而使星島怎樣不得不脫離“馬來西亞”走上新路去搞所謂“新加坡共和國”了！這就是敵人所要貫輸兩個反動國家意識的伎倆。當然，李光耀是執行其帝國主義主子的指示，做出一切符合敵人的要求和利益的行動。既然是這樣，我們就要跟敵人針鋒相對，向人民貫輸馬來亞國家概念。如果要做好這項工作，我們就必須盡可能展開各種各樣的鬥爭來打擊敵人的“分而治之”政策。

黨中央提出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就是基於這情況提出來的，它是有助於形成馬來亞國家概念的。有助於馬來亞各族人民的團結，有助於減輕群眾

在長堤上所碰到的一些不必要的困難，有助於今后建立一個單一的民族經濟，有助於促進解放后建立一個民族經濟的基礎，也有促進整個民族解放鬥爭。其實，統一是对各階層人民都有某些有利條件的，統一只有對帝國主義反動派不利。

中央目前所提出的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不是一個新的東西，它是我們黨一路來所要求達到的鬥爭目標，也就是同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現在我們把統一突出而強調，因為我們過去的的確確不够重視統一問題。今天我們多數同志不同意提出統一問題，也足夠證明同志們實在是在是不足够重視這個問題的。現在我們突然地強調統一問題，是希望在進行宣傳的時候，有具體的內容去教育受敵人“分治”政策所影響的群眾，團結他們，使他們跟我們一齊鬥爭。黨訊有關統一的文章所提的那幾點論據，就是要讓大眾明白統一的重要性。所有提出來的例子都是具體的現實的，是要讓同志們作為參考和研究統一問題的材料，並幫忙同志們重視統一的重要和迫切性。

#### 關於政權問題

有一些同志可能會說既然我們沒有奪取政權談統一又有何用？有一些同志也建議，我們應該宣傳武裝鬥爭。當然我們每一個同志都希望可以馬上奪取政權，如果我們奪取了政權，我們就不須要特別強調統一了。因為那時候，我們又有獨立、又有民主、又有統一，一切都在人民的手里了。但是，讓我們講清楚一點，只有武裝鬥爭才可以奪取政權，可是今天社陣不是一個進行武裝鬥爭的政黨。既然是這樣，我們就應該腳踏實地的看看我們可以做的工作和應該作的工作是什麼，不然的話，我們總是頭重腳輕，腳不着地，沒有真正做一些我們可以做和應該做的工作。只有我們明白目前黨可以做和應該做的工作，我們今后才可以幫助黨扮演其角色和執行任務。

第二點，有一些同志說黨訊里那篇統一的文章沒有談到政權問題。其實，整篇文章都是談政治問題。政治就是意味着政權。然而，如果有一些同志有誤會，再看了中央的政治報告書也應該足夠清楚黨中央不是搞什麼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等等。如果有什麼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的話，我相信這些錯誤觀點也一定會其他的很多問題里反映出來。這是不能夠遮蓋的。所以，如果同志有什麼誤會，再看了政治報告書的整個分析，就知道文章的趨向是什麼？文章分析引導我們走向那里？同志們也應該會看出，我們黨中央是沒有忽略了政權問題的。

不過，也有些同志可能會說，不能夠奪取政權，那麼，爭取統一就是假的，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我們以這樣的邏輯來推論，以這樣的觀點來

看問題的話，今天，我們黨的存在是不須要了！我們也不須要去爭取什麼民主平等了！因為，今天我們黨所要爭取的，或者要得到的東西，認真來講，都似乎達不到！譬如，我們要爭取民主，可是，爭了這麼多年，今天馬來亞還是一點真正的民主也沒有。那麼，是否因為這樣，我們就不要爭取民主呢？我們要爭取獄中同志的無條件釋放，是否因為今天他們還未能無條件釋放，那麼，我們就不要爭取呢？很明顯的，我們是不應該也不能按照這樣的邏輯來處理問題。同樣的，在統一問題上，我們不一定要在短期間就能完全得到，或真正抓到手，才要爭取的。須知，在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就一定會得到一些東西的。那些東西，可能不完整，可能不具體地抓到手，但是如果我們以足夠的左翼觀點來理解，我們所得到的，基本上是足夠具體的。一些政治認識還不够的黨外人士，可能不能夠理解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逐步地把事實告訴他們，我相信他們也會理解的。所以，當我們進行鬥爭的時候，我們也應該知道：不能以為我們立刻就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鬥爭的成果，是一點一滴積蓄起來的。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達到我們最后的勝利。不然，今天我們黨的鬥爭就失其意義。

#### 一些有關問題

有些同志說，統一不是革命實踐的第一步，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是放棄了我們黨的基本綱領，是轉移了我們的戰略目標。革命實踐的第一步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道理，這要看我們以那一個觀點來看問題。譬如，我們用黨進行武裝鬥爭的觀點來看問題的話，獨立、民主統一就會一齊得到，也就沒有什麼第一步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是基於黨所扮演的角色的觀點看問題，而不是以黨（黨不是武裝鬥爭的組織）進行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觀點看問題，那麼，我們就應該明白，統一為什麼會變成革命實踐的第一步了。當然：我們沒有意味着我們一定要走這個第一步。這是一個論據的問題。如果這論據會使一些同志產生一定要通過統一途徑才能達到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誤會，那是很容易解決的，我們可以把它刪掉，那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過，既然有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我以為有必要告訴大家，為什麼我們會提出這樣的看法和觀點。它是完全正確的，是沒有錯的。

關於我們是否放棄基本的綱領的問題，我要強調，我們絲毫也沒有放棄黨的基本的綱領，因為我們所爭取的，還是我們原本的鬥爭目標。我們沒有說要爭取一個沒有民主和獨立的單純的統一，我們仍然是要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不過在這鬥爭過程中，而從黨的角色和任務出發，我們突出地強調統一問題、使群眾更容易明白爭取統一的重要性，使各階層人民更容易明白統一和

他們切身利益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够突破敵人的新聞封鎖和鎮壓，在某些問題上，可以更廣泛引起群眾的支持和響應，並準備同我們一起開展鬥爭、我相信這將會在很大程度上，逐步地引導群眾朝向更高的鬥爭目標前進。雖然在過去的鬥爭中也有群眾參於我們的鬥爭隊伍，但是歸根到底、還不是很滿意的。所以，我們有必要盡可能的去搞好群眾工作。儘管怎樣，我們從來就沒有放棄過黨的綱領，也沒有把整個鬥爭目標分隔開來。我們在進行宣傳的時候，還是宣傳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

有些同志可能會說統一問題會轉移鬥爭視線。這就要看我們怎樣去進行宣傳了。如果我們隨意地講，當然會使一些群眾模糊。但是如果我們的宣傳是足夠清楚的，就不會產生模糊及轉移鬥爭視線。而只能夠逐步的帶動群眾起來進行鬥爭。

有一些同志也說，爭取統一是有階級觀點的。他們說我們把一個真統一和假統一兩個概念混淆起來而產生混亂。這樣的說法，似乎在暗示我們的觀點是合二而一的，基本上是修正主義的觀點。我說黨訊里整篇文章的分析都是以階級觀點來分析問題的。這些同志怎樣會把它理解成爲沒有階級觀點的呢？如果是沒有階級觀點的話我希望這些同志能够具體的指出，讓我們糾正這樣的錯誤。這篇文章是指出，在我們進行鬥爭反對最主要敵人的同時，我們是可能團結各階層人民來爭取共同目標的。這是我們一路來須掌握的、分析鬥爭的觀點。提出統一的有利點，真假都好，並不是什麼真假混爲一談。當然，在我們提出一些論據來給大家研究的時候，我們希望同志們會從各方面去了解和研究整個問題，更好地掌握統一的宣傳材料。我們也不以爲敵人會搞一個假統一來方便我們的鬥爭，但是儘管怎樣，我們還是要繼續向群眾宣傳爭取馬來亞的真正統一。

有一些同志問：什麼是真正的統一？他們以爲我們整篇文章是在論一個假的統一。我說，真的統一就是我們一路來所要爭取的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如果要詳細講，就須要寫出一篇綱領式的政策來，提出對各項問題的政策。不過，在今天的具體情況下，我們應該要以具體的論據來引導一些群眾，讓他們從活生生的例子里明白統一的重要性。

#### 一些同志不同意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理由

今晚、我不想重申很多過去已經講過的問題。不過，在我還沒有結束我的講話之前，我想針對爲什麼這麼多同志會不同意統一問題？提出我個人的看法，（我們中委會已交換意見，但還是沒有達到一個結論）。我把各方面同志的意見歸納起來、分爲四大類。第一大類，就是同志們對統一問題的誤

解、誤會，對黨的角色不够了解、主觀主義、“左”傾等。第二個大類，就是一些同志對中央存有不信任的心理。這個不信任是由於一些人在外面製造謠言、中傷、誹謗以及惡毒的攻擊黨中央，有着密切的關係。儘管這些攻擊已經進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是，我們沒有以爲它會真正影響支部同志們，（這是我個人的估計，可能是錯誤的）。不過，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況，一些支部的同志不同意黨中央對“六個條件”的看法，不同意黨中央在林清祥問題上的看法，加上又有一些人的惡毒攻擊、誹謗、造謠中傷。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有一些同志一路來都不理采這些惡毒的攻擊，但是現在却不得不從一個新的眼光來看待黨中央了，對中央打一個問號，是否有這個或那個可能性呢？某某人曾於外面誹謗、污蔑，說什麼“李紹祖是李光耀的走狗”、什麼“李紹祖跟李光耀勾結耍手段”、什麼搞一個假統一來欺騙同志們。因此，儘管我們強調又強調要爭取一個真正的統一，同志們還是以爲我們搞的是假的統一。今天的確一些同志受了這樣的壞影響。

第三大類，是日前敵人的惡毒陰謀。大家可以看見的。好像“六個條件”的問題；黨中委會經過相當多的討論之后才得出了一個看法。敵人知道了這個問題，便很快的在報章上耍了花招，什麼準備以“六個條件”爲條件釋放政治被扣者。攻擊我們的人就抓着這點，說什麼“李紹祖提出六個條件是同敵人相配合了！在清祥這個問題上，第一，敵人已經引誘我一個人上去樟宜監獄接受清祥親手交給我的那封信。我把事實向同志們反映，但是，後來又有一些人說這是什麼“五分鐘的騙局”怎樣（會使我們相信”？等等。老實說，如果做爲一個黨主席把事實告訴大家而有人還說不可相信，我不知道這些人要相信誰。難道做爲黨主席的也會向同志們撒謊嗎？敵人也是特別在清祥事件上耍手段，製造混亂。譬如不給清祥上電視等等。敵人是惡毒的利用整個事件，從各方面在我們的隊伍里特意進行挑撥離間，使一些同志不知不覺的以與中央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問題，以懷疑的眼光來看待黨中央。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是一個很好的東西也可能變成爲有問題的東西了。第四大類就是同志們對統一存有正確的看法和思想還沒有完全放棄新加坡的地方主義觀念，關心或害怕馬來種族主義者統治，也可以說這是華人沙文主義。那麼，這四大類，那個是比較主要的因素呢？假使以個別同志來說，

甲同志可能是誤會或者主觀主義，在乙同志最主要可能是懷疑中央等等。……因此，在同志們當中是有各種情況和可能性，所以，支部同志們不同意統一問題，是因爲各種不同的因素造成的。不過，總的來講，我以爲比較主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剛才我提的第四大類。爲什麼我不以爲誤會、誤解是比較重要的呢？因爲如果是誤會、誤解

等等，這是可以弄清楚的。經過一些解釋，誤會和誤解應該是可解除的。主觀主義和“左傾”思想呢？我們知道主觀主義跟“左”傾思想，有時候跟右傾一樣，是很頑固的。但是，一旦我們指出那種看法是不符合事實，不夠客觀，那麼，問題也應該會逐步解決。

如果一個同志對中央存有一些懷疑心理，那麼他就不這麼容易接受我們的解釋，問題就比較難解決了。關於懷疑、不信任方面，是否敵人搞出來的也罷，歸納起來，主要的關鍵，還是擔心黨中央耍手段，擔心李紹祖會耍一個假統一來代替真統一，以欺騙群眾。我說如果這個是真正的一個主要因素的話，那麼經過一些解釋，也應該容易解決的。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歸根到底，去宣傳的成員就是同志們本身。如果同志們去宣傳真統一，還有誰會宣傳假統一呢？如果有人宣傳假的統一，當然就有不同了。既然大家說要宣傳真統一，最后的決定者就是同志們自己，怎樣可能會出現宣傳一個假統一呢？如果害怕黨中央發表一些聲明宣傳假的統一的話，相信整個中委會也不會這麼愚笨，允許李紹祖一個這樣做！如果擔心整個中委會都受影響，其他的同志也不會允許，也會馬上進行處理加以糾正。怎麼可能出現正如一些同志們所暗示的那樣，說什麼我們要耍手段呢？用什麼邏輯這樣說呢？

#### 關於第四大類

我們以為不同意中央對統一的分析比較主要的因素是第四大類那就是對假統一有不正確看法和成見同志有這種看法是有原因的因為過去我們反對過假“合併”，自從1961年以來，我們就展開反假合併的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一些同志會有那樣的思想。我們一路來都不要假“合併”。由於我們對假統一就有不正確的看法和成見總是擔心會可能出現一個一路來大家都不要的東西。

加上，今天在馬來亞大陸又發生種族性大屠殺，所以有些同志暗示如果出現了一個假統一，不是很危險嗎？誰要這個情況出現呢？這種擔心馬來種族主義者統治和種族性大屠殺的思想，當然一些同志還沒有說出，也可能有一些同志不會承認他們是有這樣的觀點。不過，這樣的感想是從一些同志的講話里反映出來。他們說：“我們很難向群眾宣傳的，群眾一定不能够接受，因為最近馬來亞大陸有種族性的騷亂事件發生。”有一些同志還說：“今天的局勢是拉曼拉查進行種族主義軍事統治，這個是主要的問題”。他們說：“1964年星島併入「馬來西亞」的時候，當時是統一了；但也不是有發生種族事件嗎？”這就是說，既然政權是在敵人手里，種族性沖突事件是不能解決的。這是對的。我同意這種看法。但這種看法也在另一方面反映

了，擔心拉曼馬來種族主義的統治，因為在今天的狀況下，假統一就是意味着拉曼馬來種族主義的獨裁統治！

各方面反映出來的情况是：害怕拉曼拉查種族主義集團的統治和對假統一不正確的看法，加上我們還沒有完全剷除新加坡地方主義觀念。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同志反對統一問題！為什麼他們說不要任何敵人控制下的統一的主要因素了！但是，這樣的態度實際上是在客觀上準備允許敵人控制下的“分而治之”的存在，敵人控制下的假“新加坡共和國”繼續存在！！這就是我要強調地告訴大家的。

以上是我本身的看法。我提出這些看法，是希望同志們能夠認真的研究，看看這個分析是否符合一些事實和道理，是讓大家探討和檢查、檢查自己是否有受這種錯誤思想所影響，如果有，希望同志們能夠把它克服。我以為在今天的殖民社會里，每一個人都一定有某些不正確的和社會背景的思想，這些錯誤觀點是有歷史性的和社會背景的，這關鍵就在於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克服它。

可能有些同志以為我所提的觀點是不對的，因為每一個同志都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以左翼的觀點來看問題。雖然是這樣，但是，這並不意味我們的思想已經完全武裝起來了，我們大家都有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所以在我們的腦海里經常會把一些不正確的思想反映出來。在統一問題上，就已經反映出一些具體的論據來了，同志們不妨想想看自己是否有這些不正確的思想。如果有就應該盡力克服，這樣就會更好的幫助我們黨內的思想團結。

#### 激烈的思想鬥爭

歸根到底，同意或不同意中央對統一的想法和分析，最后的決定還是在我們來屆的黨員代表大會。因為統一問題，是政治告報書的主要部分（如果同志們有看那份政治告報書的話，就會清楚這一點）如果黨員代表大會要通過沒有包括統一的政治告報書這是很可笑的。如果不通過政治告報書，黨就會面臨一個危機，那就是黨全體中委會將被迫辭職。這樣的局面是我們每個同志在主觀上都不願看到的因為大家都要團結，大家都想要盡自己的可能在各個單位上貢獻一點一滴的力量來促進整個反帝鬥爭。在我們向大家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在思想上，我們沒有預料真正會出現這樣的危機，不過我們也得要提醒大家出現這樣的局面的可能性，以便大家認真的來考慮這個統一問題，不要大意處理。

今天，我們黨內正在進行着一場相當激烈的思想鬥爭。黨內思想鬥爭是一路來都在進行的。過去，在“國民服役登記”問題上，統過一次非常激烈的思想鬥爭，接着又開展反右傾思想鬥爭。過後，